



上图：印度科塔的补习机构现场。

拉杰什说过，在印度几乎每家都有那么几个人在做客服接线员，他们非常喜欢这份工作。

但最近两三年，靠着廉价劳动力，拿下欧美外包市场的印度，软肋也渐渐凸显。一方面，自动化算法代替人工导致印度净减少大量工作岗位。另一个方面美印两国摩擦，H-1B 签证拒签率的攀升，意味着印度国内的就业矛盾无法被有效解决。

加之，中国最近一二十年发展神速，带来大量商机，华裔逐渐从硅谷“撤离”，相比较，印度创投环境薄弱，机会少，回国的也少。戴铁尘认为，表面上看，印度已经超越英国，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，但印度内部细微而复杂的社会

百态，仍然一言难尽。

教育资源僧多粥少，种姓制度后遗症加剧，都让印度人的生存现状饱受争议，因此也无法抵御其他国家对人资本的“虹吸”。

一个刚到美国半年“短暂”回国的印度学生说：尽管我之前的 25 年都是在印度生活的，但出国仅半年，我就已经受不了国内的环境了。可以说，盛产精英的印度教育，不仅要面对 14 亿人口的教育普及问题，还包括 2.8 亿的文盲成年人。“我认为我们的高等学府很优秀，真正落后的，是为这些高等学府输送人才的中小学。”印度媒体人巴克哈·杜特说。

再多的印裔精英，也很难改变

这样撕裂的教育生态。如果无法在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有所突破，活跃在英美上层社会中的印裔面孔，对印度究竟是喜是忧，还很难讲。当然，一些印裔美国人对印度也有所回馈。2020 年，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·皮查伊承诺在印度建立“数字化基金”，5 至 7 年内投入 100 亿美元以推动印度的数字化建设。

最近几年也出现了“反向人才流动”，比如从谷歌到总部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电子商务公司 Flipkart，还有一些在美国小有成就的印裔选择回国创立企业，印度巨大的市场与潜力仍然被看重，甚至有人形容，“印度现在闹起来就像硅谷一样”。